

虚竹劲松

李浙平



古人言：知子莫若父。当父亲得知我向党组织提交入党申请书时，他的眼中泛起泪光。父亲没能看到我入党，但父亲刹那间的泪光，仿佛明镜照出我心中的追求。某天，母亲拿出珍藏的父亲遗物给我，说：“这些你留着。”遗物是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、《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军人证明书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干部离休荣誉证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会员证》、《瑞安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选证书》、《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》和一本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的《学习手册》。

1918年2月，我的父亲出生于山东省阳信县的流坡坞。在参军前，他在家中种地，也曾外出做小工。1945年3月，身为八路军战士的叔父在一次掩护群众转移中，与日寇战斗，光荣牺牲。叔父的牺牲促使父亲走上革命道路。1947年2月，父亲在山东省木县参加了解放军，同年10月16日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51年3月，他转业到地方工作，先后在仙居、瑞安等地纪检、民政、交通、矿山、工业企业担任领导职务，直到1978年因工作劳累而病倒，才离开工作岗位。

父亲一直忙于工作，家中事务基本不过问。父亲对于生活的要求很简单，用他的话就是“只要不饿着，吃好吃差都一样。”我很少看到父亲穿新衣服，仅有一套呢料中山装，还是父亲在北京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时做的，但平时很少穿。他说：“穿着不好干活。”记得在我7岁那年某天夜里，我吵着要到父亲工作的纸厂玩。父亲居然破天荒带我去了。在厂里，我并没看到父亲如我想象地坐在办公室里，而是在生产一线切纸车间巡视，偶尔还要动手去做。

在父亲的《学习手册》中，我看到这样一段笔记：“1、在工作上为什么怕汇报，主要原因是什么？2、在工作上为什么抱着临时观点，当客人思想是什么？3、在工作上为什么推开，这种思想的根源是怎样产生的？4、包办代替的工作方法是什么思想根源？以上这些思想如何解决，不解决对工作会带来什么后果。1、今后工作方法，主要是抓如何抓，很好研究。帮，如何帮、帮什么、怎样帮。2、如何总结分析问题 and 解决问题，有什么经验教训，作一个工作开一个会，都要作好。3、积极的培养新工人，对老工人多表扬鼓励。在师徒关系方面如何开展比学赶帮。”它反映了一位革命者的所思所虑。身处领

导岗位的父亲注重调查实践的同时，也爱思考，他在笔记多处题有“晚12时后记”的字样。可见父亲为政之勤勉。

父亲对于伤残军人安置以及烈士家属优抚工作很重视。他在瑞安县民政科（民政局前身）主持工作期间，不仅把家安在民政大院便于工作，并且要求所属工作人员不能坐在办公室唱高调，要深入基层为群众办实事、解难题。在父亲的工作笔记中记录了当时瑞安县政府优抚的基本情况，如“二等残废军人在乡的43名，在职的9名，计52名。在职三等残废16名。全县共有烈属209户，共有二等残废军人45名……”寥寥数字反映了父亲的工作作风。后来父亲病倒，也是因为酷暑烈日下长达一周的蔗园调查过度劳累引起的。

对党的忠诚是父亲毕生的信念。小时候，我经常看到父亲部下家中汇报工作，常常发现有时候父亲会变得很严肃。尽管父亲平时对同志和蔼可亲，但是当父亲一旦严肃起来，也是很威严的。这时候，父亲与同志谈的更多的是思想问题，他要求部下不能产生信仰危机。其实，父亲在我们几个兄弟参加工作后，也是这样要求我们的：生活上要艰苦朴素，工作上要勤勤恳恳，学习上要天天向上。

对党的忠诚让父亲有勇气面对各种曲折甚至是冤屈。“文革”期间，父亲被打成是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。一夜之间，父亲从领导岗位跌为红卫兵批斗的对象。那时候，有些同志在看到父亲挂着牌子在寒风中清扫大街，避之不及。但也有一些同志会偷偷来探望父亲说一些安慰话。而父亲面对这种关心，总是淡淡一笑道：“咱不怕，咱相信组织会有说法的。”

父亲一生的经历，其实我也知之甚少，因为父亲不愿在我们面前提起自己人生中的辉煌。所以，有时想写父亲也觉得很难。但是，我知道父亲是一个有信仰的人，就如父亲言道：“信仰，是生命的支柱与双翅，让人正直地活，无愧地死。”

随着我的年岁增长，渐渐地，我对父亲生平与人格魅力有了更深了解与体会。作为儿子，我感恩父亲给了我生命。作为共产党员，我感谢身为老共产党员父亲赋予我的精神与信念。我写下这篇《虚竹劲松》，为了今后的人生能够坚守谦虚、刚正、信仰、不屈。这是为了纪念父亲，也是为了勉励自己，更是为了献给建党95周年。

党员母亲

吴存锡

在我的人生历程中，给我影响最大、最深远的亲人，是我的母亲。母亲去世已近两年，但她的音容笑貌、谆谆教诲，时常会出现在我的脑海、萦绕在我耳边。

在我心中，母亲是一位平凡质朴的农村妇女，也是我为人处世的学习榜样。她名叫孙林娣，马屿镇五甲村人，出生于1930年1月3日。她1970年1月入党，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。从1949年开始，她就担任村妇女代表；从1956年起，她先后担任村妇女副主任、主任、村党支部书记。在农村负责妇女、计划生育等工作，可是繁琐又吃力不讨好的。那时候，村妇女干部可没有任何报酬，即使这样，母亲依然激情满怀天天忙碌，一干就是近50年。我从未听她说过任何一句埋怨的话，曾荣获20多项镇、县、地级的“计划生育”、“三八红旗手”、“优秀共产党员”等荣誉。直到古稀之年，母亲仍协助、帮带年轻的妇女村干部干好工作。

1964年，五甲村妇女工作做得好，成了全镇典型，镇里组织第一次有关计生工作的现场会在我村召开。镇妇联要求母亲在现场会上作典型经验介绍，因她不识字，急坏了，为此她整整准备了三四天。母亲说，这也

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在台上发言，一直念念不忘，并因此感到很有荣誉感。

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，母亲总是扛一面红旗，带领村里妇女，去参加兴修农田水利劳动，挽袖挽裤开挖河泥，疏浚河道。由于早年长期参加农务、家务劳动，母亲双手上一直留着那些隐隐约约带血的裂口子，只是后来稍细了些，稍少了些。

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村里召开党员大会或支委会，即使再忙，母亲都会放下手头事情赶去参加。记得母亲80岁那年，正在我家（瑞安老城关）休养，突然接到通知，晚上村里要开党员大会，急忙催我送她回家，去参加党员会议。母亲一生节俭，但一听到需交党费，她毫不吝啬总是第一个主动缴纳。就在临去世前几天，她还是想着前段时间因生病住院未交纳党费之事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叮嘱我及时送交。

母亲与人为善，受人尊敬，乡亲们都说她是妇女的贴心人，谁家有事，她随叫随到，从不推辞。平时，她做的好事，善事太多了，数不胜数。邻居出外打工，要她帮着照管家门，请她照应小孩，她总是有求必应。

当年，由于家境贫寒，加上父亲去世得早，维持一家五口人

的生计重担都落到瘦弱的母亲身上；她每天早出晚归，既要忙工作，又要照顾家庭，非常辛苦。或许是她尝够没文化的苦头，所以非常重视我们几个子女的教育，宁可自己少吃少穿，也要省钱，供我们上学读书。记得在我读小学时，她每天很早起床做早饭，等天亮了，就叫醒我去读书、背书；上初中时，我每晚要做作业，母亲一边纺纱，一边陪着我；我读高中时要住校，每当周末回家，她总是早早为我备好下周大米和好菜让我带回学校。

常言道，母亲在哪儿，家就在哪儿。前些年，我考虑母亲年纪大了，多次劝她进城和我们同住，享几年清福，她就是不乐意，说乡下空气好，住惯了，舍不得多年乡亲邻里。于是，那些年，我经常往返城里、乡下，尽可能多抽点时间陪陪母亲。而每次，她都急着赶我走，说千万不能因为她而耽误工作和小家。

母爱是真挚、纯朴的，是人间至情。而在我眼里，母亲是坚强、完美的女性。苦日子过完了，母亲却老了；好日子开始了，母亲却走了。但她永远活在我心中，和千千万万中国母亲一样，她们身上那种勤劳善良、坚忍不拔、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高尚品德，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。

倾心均路

金春妙

山之美，美在古朴，美在清气，美在有味。邂逅均路村，一见倾心！

每逢过节，我总要逃离喧哗热闹的街市，跑到山中去。汽车在盘山公路回旋，绕过一个一个急转弯之后，和均路村擦肩而过。林的电话追至：“怎么回事？均路村到了哦！眼看着你们开过头！”

直下去的路没有转弯余地，于是半路下车指挥，斗胆在局促的山路掉头，在N个步步惊心的挪移之后，汽车终于驶向临时探访的目的地——均路村。

哇！眼前的景色让人忍不住发出赞叹。两个孩子迫不及待在山中嬉戏玩闹。欢快的笑声带着灵动的童声和潺潺溪水融合在一起。最好的东西都是免费的，阳光、空气、竹林、小溪，不用门票，甚至连停车都不需收费。山里人，以淳朴的微笑欢迎着我们，这让我们有点受宠若惊。

枯藤，老树，昏鸦；小桥，流水，人家；灯笼，古树，泥屋！没有“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”的伤感，一切都符合诗意和远方的想象。清凉的山风携带着柚子花香，沁人心脾。真没想到，此处的风景这么美。

均路村，位于湖岭永安乡，养在深闺人未识。它始建于明代，有着500多年的历史，因隐居深山峡谷鲜有人知，如果不是被《温州一家人》提前亮相，我等凡夫俗子不知道要等多少年才能有缘得见“庐山真面目”。前年曾有意探访均路村，因导航半途罢工，天色又将晚，怕误入深山走错路，只好悻悻然打道回府。今日临时起意，和林一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没想到邂逅古朴，给了我这

么大的惊喜！

拾级而上，游人穿梭，广阔的山村人驰骋，一片泥墙，一湾溪水都令人流连；一阵鸟鸣，一簇野花让人驻足。锄禾的老农，竹筛上晾晒的桂圆，都透着浓浓的怀古幽情，情不自禁哼起“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……”

于是，浮躁沉淀下去，清凉浮上心头。古樟、竹林、枫香、红豆杉、苦楝树释放的负氧离子，滋养着心肺。行走在山间，每一处转弯，每一次远眺都是妙不可言。我们可以在剧中人物周阿雨的学校——均路小学摆弄半天相机。“学习雷锋好榜样”的黑板报有些年代了，屋檐下的铃铛诉说岁月的悠远，我伸手拉动绳子，“丁零丁零”的钟声传遍整个村子，慢悠悠地，走心而过。不像电铃，像催命符似的让人紧张不安。许是我们的取景有些特别，不少游客看上了这里的风水宝地，排队等候。

我们离开此地。路过铺满落叶的竹林，韵味更浓，收入镜头，在欢笑和自娱中达到精神的满足。在均路村，不必刻意追寻，随

意按动快门，都是一幅清幽的水墨画。回眸处，一排排青瓦泥墙的石屋掩映在林中，静谧悠扬。

暮色四合，我们意欲离开，淳朴的乡间老板精明能干，打起了我们的生意：“美女，难得一家人出来，晚上住一宿，明天起来绕溪水走绿道，保管你们满意。”说得我怦然心动。我的眼前浮现出清晨推窗远望的情景：层色深浅不一的绿色，啾啾的鸟鸣，叮咚的溪流，清气的山林……想想都醉了。我和林相视一笑，住！

两位先生却不乐意了，推说没带生活用品极不方便。

“要不你们先带着孩子回去，给我们留下一辆车，我们住一晚。”林一提议，甚合我心意。沐浴在清凉的山风野韵中，真想从此住下不走了。

两位先生沉默不语，我知道，他是怪我们重“摄”轻“居”……

我无奈坐在副驾驶，摇下车窗，散在村周边的景点开始向后倒退，岁月沧桑淡淡而来。别了，既有厚度又有新意，古朴而美丽村庄。

一见倾心！我还会回来的……

